

詩

一  
卷  
一  
號

學詩之捷徑

學詩入門

一冊 定價二角

敘述事物涵養性情莫善於詩惟調和平仄  
練習對偶最爲初學所難本編於兩事之如  
何入手指示淺顯其餘作詩之法應有盡有  
言之甚詳稍知文字者閱之即能了解

詩歌發蒙

一冊 定價二角

本編所撰事事物物悉合兒童心理音注明  
白詞意顯豁上口自能領會

詩歌易讀

一冊 定價二角

本編輯撰參半兒童應盡之道德普通之知  
識以次加入藉補詩歌發蒙所未備語意仍  
極淺顯畢業於此可以進讀唐詩

唐詩易讀

二冊 定價四角

本編專選唐詩之易解易學者共得三百餘  
首體格完備注其音義疏其大意即無師授  
亦能明瞭無坊本扞格難通之弊

本影印 陶靖節集 二冊 四角  
本影印 六朝文絜 二冊 三角  
本影印 李義山詩集 四冊 九角  
晚唐詩選 四冊 八角

註釋唐詩三百首 二冊 二角  
宋元明詩三百首 二冊 二角  
杜詩精華 一冊 二角半  
蘇詩精華 一冊 二角

# 詩

## 第一卷 第一號 目次

詩十六首·····	俞平伯
詩七首·····	劉·復
詩三首·····	徐玉諾
詩二首·····	王統照 1
詩四首·····	朱自清
詩一首·····	失 名
詩七首·····	汪靜之
詩六首·····	潘 四
詩二首·····	陳南士
詩一首·····	V G

詩一首	健
詩一首	郭紹鏞
詩一首	程憬
詩一首	葉紹鈞
詩一首	西諦
詩三首	劉延陵
詩底進化的還原論	俞平伯
兒童的世界(論童謠)	周作人譯
日本	柳澤健 原著
詩三首	威廉愛靈亥姆 原著
愛爾蘭	王統照譯
烏克蘭	繁特科微支 原著
詩一首	沈雁冰譯

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發行

·1964903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一 冊

# 白 話 小 說 文 範

四 角

這書的內容是把吾國從前  
 著名的近今流傳的新舊白  
 話小說傳奇等分篇分段摘  
 出那做法的精華讀法的門  
 徑來每篇加以極有趣極簡  
 括的白話批評使讀的人可  
 以曉得白話小說的作法和  
 體裁

白 話 學 生 尺 牘

一 冊 二 角

白 話 商 業 尺 牘

一 冊 二 角

寫信是傳達思想言語在交際上最要緊的一  
 件事但是文言的尺牘體裁太繁程式不一不  
 如白話的容易寫容易看這兩部尺牘書就把  
 學生和商業中的事編作白話尺牘來做白話  
 尺牘的榜樣

新六(579)

文學自修參考用書

中國大文學史

布面精裝一冊定價三元

謝无量著書分十卷自上古中古至近世清末止於各時代之狀況作者小傳最著名之文章等敘述甚詳每家均附其著作一二篇而加以批評實我國文學史空前之大著其引用泰西研究文學之法尤為新穎

中國六大文豪

布面精裝一冊定價一元八角

謝无量編本書於屈原司馬相如揚雄李白杜甫韓愈六家各考其文章淵源探摭精粹之文加以註評論讀之可知六家名著之崖略進可以辨古今文學之源流也

中國婦女文學史

布面精裝一冊定價一元四角

謝无量編本書上自周代下迄有明以時繫人附其製作各綴小傳紀其實事洵足為婦女文學界放一異彩

作文類典

布面一冊二元四角

本書分三十餘門三百數十類凡文字上應用之典故事實以及各科學術之普通名詞無不完備手此一書則臨文需用之材料依類尋覓不難得心應手

古今文綜

四十冊本國紙定價十四元洋紙十元

本書注重實用不分駢散上自三代下至近世別為六部十二類更晰子目確定統系綜貫比較其選擇之精體裁之備實空前所未有

五朝文簡編

二十八冊定價六元六角

唐文粹宋文鑑南宋文範元文類明文在清文錄皆集一代文之大成本編為便於講讀計專取有用之文輯為簡編以便學校教授家庭自修之用

評註續古文辭類纂

八冊定價二元

湖南王益吾纂此書文家早有定評茲覓得原刻本并各家專集散諸精本互勘對校加以總評眉評及詳細音注精確圈點為研究近世文學之津梁

文學自修參攷用書

諸子精華

九種定價一元一角

子學卷帙繁浩不能卒讀家數龐雜莫衷一是本書擇諸子中精要者刪繁就簡詳加釋義最是適教科自修

史漢精華

二元四角

史漢為治古文者所必要茲編根據各大家評本精選註解詳明極便讀者

文學精華

廿二元五分

本書計廿二種輯經史子集之精華加以評點章法清晰句讀分明為四部之總鑰文學之初稿要鈞元莫善於此諸子史漢各精華全行列入可免複購

常識文範

一元四角

梁任公先生之文顯豁呈露引人入勝此書所選均梁先生歷年名作讀之可增普通智識兼可進窺文章之軌範

梁任公著 飲冰室全集

四十八冊 定價十二元

此為新會梁任公先生手自編定且有未刊之作共分四類【第一類論說文】【第二類記述文】【第三類雜文】【第四類美文】

論說大觀

廿四冊

本書甄錄古今名作三千餘首分文體為四十四分文類為四十二種既富且備編首并附文體說略於各種文體之源流讀之皆可知其梗概

國語文類選

四冊

此書選集現今最流行之國語文分文學思潮婦女哲理倫理社會教育法政經濟科學十類作者如胡適蔡元培陳獨秀蔣夢麟張東蓀李一塵胡漢民羅家倫朱希祖周作人劉叔雅李健人等均新文學大家

中國哲學史

布面一冊 定價一元八角

謝无量編此書以時代為經以宗派為緯凡儒墨老釋以及雜家各鉅子學說派別無一不備讀之可知我國思想變遷之大勢並為研究國學之門徑

注 音 新 辭 林

布面精裝一冊定價二元四角

各國都以辭典為讀書學文檢查之用。我國從前只有字典。欲檢查兩字以上之辭。竟無所憑藉。近年雖有一二種辭典。然非過於簡陋。即偏重古典。不適應用。敝局有鑒於此。特編成注音新辭林一書。內容分子丑寅卯等十二集。每集各自分部。每部依筆畫多少為次序。每字先解釋單字。繼以兩字三字四字之辭。極便查閱。其特色有四：(一)材料精審。過於偏僻及艱澀古奧者不錄。(二)辭句簡短。每條以註解明白為主。(三)每字注音。無論單字雙字。每字下均加注音字母。足助國音之普及。(四)普通適用。凡社會上普通作文及書函所應用之典故。應有盡有。極適各界之用。

新六(633)

語 體 文 法

全 一 冊 定 價 銀 三 角

我國各處言語不一，語法也不大同，要做語體文，一定要研究「語體文法」。這部書的內容，把語體文的組織，說得最明白；所有名詞，代名詞，形容詞，動詞，副詞，介詞，連詞，助詞，感嘆詞，複詞，的用法；單句，複句，的連綴法，和標點的用法，解說得極詳細，要算是做語體文的一個規範。

新六(634)



# 國音國語字典辭典

研究國音國語 或用國語教學 都應該備以下 各種字典辭典 無論查字查音 查詞類等都沒 有困難了

國音編 中華國音新字典

全一冊 定價三角  
是書照教育部公布改正之國音編輯選字八千餘分上下兩編文字橫行注音明瞭排列清楚極便檢查

國音編 國音小字典

全一冊 定價二角  
本書選字五千餘解釋簡明五聲正確格式橫行尤為醒目

國音編 國音小檢字

全一冊 定價一角  
本書排列法係依照國音音類排列每一音下將同音字依照五聲次序排列極便初學檢查

國音編 國音熟字表

全一冊 定價一角  
本書將國音中常用之字選出列表每一

音下彙集常用之同音漢字更依五聲次序排列極便檢查後附國音之發音切音五聲諸法尤便應用

孫楷中 注音國語字典

全一冊 定價四角  
本書特色有五(一)普通應用及俗字語體文專用之字均有(二)用國語解釋(三)用教育部新改頒之國音注音(四)體例完善易查(五)袖珍小本攜帶便利

注音新辭林

布面一冊 二元四角  
本書有四特色(一)選材精審(二)辭句簡短每條以註解明白為主(三)無論單字辭句每字下均註注音字母(四)凡社會上普通應用之典故應有盡有各界均極適用

國音編 普通字典

全一冊 定價四角  
本書選字約五千左右足敷普通之用註解明晰每字下有國音有音切極便檢查

小劫

雲皎潔，我底衣，

霞爛熳，我底裙裾，

終古去敖翔，隨着蒼蒼的大氣；

爲什麼要低頭呢？

哀哀我們底無儔侶。

去低頭！低頭看——看下方；

看下方啊，吾心震蕩，

看下方啊，撕碎吾身荷菱底芳香。

是風落我帽，

冷雹打散我衣裳，

似花花的胡蝶，一片兒飄揚。

羣仙都去接太陽，

俞平伯

歌啞了東君，惹惱了天狼，

天狼咬斷了她們底翅膀！

獨置此身於夜漫漫的人間之上，

天荒地老到了地老天荒；

赤條條的我，

何蒼茫？何蒼茫？

東君，見楚詞，迎日之歌。

一九二一，十二月，杭州。

歸路

俞平伯

前日夢中得句：「獨立山顛聞杜宇，冷月三更無處歸。」  
醒來頗怪賞之，以爲有鬼氣。今天枕上，兼采楚詞山鬼  
之意爲足成之。

高山正蒼蒼，

大野正莽莽，

黃鶴底故鄉！

黃鶴何時返他底故鄉？

黃鶴去得遠遠，

我身走得緩緩。

你爲什麼來得這麼樣晚？

你爲什麼來得這麼樣晚？

密菁荒榛路艱難！

我想去叩天門，

上有白雲底皚皚；

我想來返人寰，

下有荆棘底漫漫。

獨立山頭天又晚，

四山底杜鵑，叫得聲聲哀。

「冷月呀三更，  
你將沒處歸！」

一九二一，十二，杭州。

### 憶游雜詩共二篇十四首

俞平伯

我一九一九年在北京和白情談詩。他說：「我們可以試做很短的詩。」我當時頗以爲然。而兩年來塵俗奔走，竟致孤負前言。今秋在杭州却多暇日，偶思短詩體，費用以寫景最爲佳妙；因寫景貴在能集中而使讀者自得其趣。或疑詩短則敘述描寫不能詳盡；不知寫景物本不是要記路程的。若專刺刺不休，應接筆墨豈詩人之長技耶？且歌謠內每有一句成文的，如「抱鼓不鳴董少平」之類。兩句成文的，則尤多，如漸序所引徐人之歌，楚詞內漁父之歌，至唐代「尙有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之歌，日本亦有俳句，都是一句成詩。（見周啟明先生所作的日本的詩歌一文。）可見歌詩本不限短長，純任聲氣底自然，以爲節奏。我認這種體裁極有創作底必要，現在姑且拿來記游，其實抒情呢，也無有不可的。至於因我底才短不能如畫，這是另一問題，現在姑以記游體試爲之。

### I. 山陰三日篇八首

一九二〇，五，一——三，在紹興。

我來不聞柯亭底笛聲；

只見森森萬條竹，

推擁「雲骨」底瓏玲。

右柯巖 巖旁有石，類曰「雲骨」

流水彎彎的，聲何蕭條？

春山竹樹多，斜日已高。

右蘭亭

雨灑白藤，朗朗如玉，

放翁在麼？同來躑躅！

右快閣 宋陸游之書局

野花染出紫春羅，

城郭江河都在畫圖；

雲眼千山雲白了，如何如何？

右會稽山香鑪峰

遠眺如明鏡映着翠屏風

近看有千玲百瓏，

幽奇靚麗羅心胸。

右繞門山東湖

牛郎花，黃滿山，

不見冬青樹，紅杜鵑兒血斑斑！

右南宋六陵

方柱歪在天半腰，

兩塊蝦蟆大石，有殿號靈霄；

垂垂都要掉！

右狗山

白象鼻，青獅頭，

上垂孀孀青絲蘿；

大魚潭底游。

右水石蕩

一九二一，二十一，杭州。

II. 京口三山篇六首

一九二一，八，十，在鎮江。

不見青山只見寺，  
那裏是那裏便是！

右金山江天寺

瓜洲一線如裙帶，

山色蒼蒼江色黃；

爲什麼金山躲了水中央？

右金山塔頂

翠幃斗擁黃流前，

江上何來如此之飛仙？

右焦山遠望

到夕陽樓上；

慢步上平岡，山頭滿夕陽。

右焦山夕陽樓

左擁，右抱，金和焦；

下有慣說人閒幽恨的，

長江上下潮。

右北固山甘露寺頂

樹蒼蒼，在峭巖；

仰頭——樓閣微微纔可見。

右甘露寺絕壁下

一九二一，二十二，杭州。

無題（夢中作）

劉復

我的心窩和你的，

天與海般密切着；

我的心絃和你的，

風與水般協和着。

啊！

血般的花，

花般的火，

聽他罷——

把我的靈魂和你的，

給他燒做了飛灰飛化罷！

二，九，十，巴黎。

小詩

許多的琴絃拉斷了，

許多的歌喉唱破了，——

我聽着了些美的音了麼？

唉！我的靈魂太苦了！

二，九，一六，巴黎。

母的心

劉復

劉復

「他要我整天的抱着他，

他調着，笑着，跳着，

還要我不住的跑着。

唉！怎麼好？

我可當真的疲勞了！……

想到那天他病着：

火熱的身體，

水澄澄的眼睛，

怎樣的調他，弄他，

他只是昏迷迷的躺着——

哦！來不得，那真要

戰栗冷了我的心；

便加上十倍的疲勞，

『你不能再病了。』

二,七,三,巴黎。

小詩

酷虐的凍與餓,

如今挨到了我了;

但這原是世界中有的事,

許多的人們凍死餓死了。

二,九,一七,巴黎。

巴黎的秋夜

井般的天井:

看老了那陰森森的四座牆,

不容易見到一絲的天日。

劉復

劉復

什麼都靜了,

什麼都昏了,

只颯颯的微風,

打玩着地上的一張落葉。

二,八,二〇。

小詩

眼淚啊!

你也本是有限的;

但因我已沒有以外的東西了,

你便許我消費一些罷!

二,九,二九。

我們倆

好淒冷的風雨啊!

劉復

劉復

我們倆緊緊的肩並着肩，手攬着手，  
向着前面的不可知，不住的衝走。  
可憐我們全身都已濕透了，  
而且冰也似的冷了，  
不冷的只是相並的肩，相攬的手了。

二，八，二。

### 農村的歌

徐玉諾

我的輪兒澀滯，  
我的牛耳瘦削，  
連天連夜的送兵策，  
饑寒說奈何！

綿羊兒正在孕着，  
藏在樹林裏，

又被支辦局找着；  
羊肉送進了衙門，  
羊皮羊毛便賣了，  
還敵不上宰祝多！

黃風又刮起來了！

這不是種麥時候？

眼看着海綿一般的土壤  
變作石頭一般堅硬！

糧食誰甘便賣？

家中沒有一粒米，  
鍋中水沸着！

寒風刺刺的逼人，



冬天的霜已經彌佈在

晨間了。

單衣不主貴，

不襪也透風！

### 跟隨者

煩惱是一條長蛇。

我走路時看見了他的尾巴，

割草時看見了他

紅色黑斑的腰部，

當我睡覺時看見他的頭了。

煩惱又是紅線一般無數小蛇，

麻一般的普遍在田野莊村間，

閉眼是他，

徐玉諾

閉眼也是他了。

啊！

他什麼東西都不是！

他只是恩惠我的跟隨者，

他很盡職，

一刻不離的跟着我。

### 淚膜

徐玉諾

當我心酸——酸到沈默的神秘裏的時候，

肉體也不顫抖了，

頭也不痛了，

眼淚冰凍在睛珠上；

我最傷心的世界也立時退入渺渺茫茫的密幕裏，

一點兒也不來攪擾我了。

這並不是那個小屋子——

侵掠者的餘物，

得寸進寸的處所：

檐前花兒滾放了出來，

光明燦爛的窗下

書案安放處，

平安氣象滿罩在那裏了。

噫……

呀……

什麼聲音，慢慢的來到我的耳邊？

却不是快死的鄰人，

輾轉着無聊的哭聲；

是年老的勝利者，

在那裏唱起快活曲了。

歸歸，來了，

不是提着手鎗的

鄉下專制小魔王；

却是博愛的巡視者，

送花團的安琪兒了。

啊！

這並不是記憶世界的衝突，

原來真實世界早已經這樣了。

落英

王統照

我徘徊地，緊鎖起我的愁思，

到一個荒涼地方。

秋榆的乾枝響着，  
來伴夕陽淡紅的寂寞。

汗水瀟瀟的池邊，

白了穗子的短葦叢中，

有幾枝已經敗落的野菊，

秋風會有悲與憐的心腸嗎？

祇賸下一朵長瓣的菊花，罩着粉紅色的霜霞，

因為被他自己的色素所返映着。

沒意思的立定，

欲從那裏想起？

大約我的心絃，正鳴着吧！他有

慘淡的歌詞是：

「落葉；乾枝；瘦菊，你們連合的印象，都嵌入我的思波

澹蕩的景下。」

可憐啊！不是。

悲傷啊！也不是這等思想。

但癩癩地酸思，只在眼上的泪痕中浮晃。

不情的秋風，

由曠野中掠過，

却偏不能赦恕一朵菊花的罪惡。

淡綠的花蒂散了，

一瓣的長鬚，他們抵不過黃昏的秋風的權威，

都浮在汗水的亂流之上。

我遲疑想：

「拾取吧！已經髒污了的清潔，還能夠有復回的權力  
嗎？」

但夕陽照着，乾枝響着，一樣是他親密的夥伴，  
你能看見，聽見，他夥伴們慘淡與悲歎之聲與色，  
而一任他沈淪嗎？污穢嗎？……」

哦！我戰栗的恐懼的確啊，

我是一個怯懦者，

我的手也一樣的潔白，爲甚麼向污水中洗過？

躊躇；重復的躊躇過，

我愛他啊！我可憐他……

哦！我終於勝利了！

污穢的野菊，已經在我的手上，

夕陽照着，乾枝響着，

聯接起我心底的愁思，在無盡的曠野裏。

## 未來的陰影

王統照

在夢中嗎？

或者是半眠中的狀態。

桂花甜嫩的微香，由窗中透過，

使我的心境，添了多少的欣慰；與平靜的安悅！

我安悅的尋思着：

朦朧中會見一個修長的陰影。

壓迫住我的呼吸；

引逗起我的恐怖，

彷彿將我沈在暴風雨的權威中！

唉！神啊！你們可也會有悲憫之心！

將這個陰影移去！

道旁的蘆荻，索索地響着，

然而並不能看見是什麼顏色，

陰影只在我身後追逐。

歌聲悠遠的起了，

『未來是在你的眼底；在你心頭上蕩漾，未來有表象，

陰影却在你的身旁！』

蘆荻中竟有幽靜而奇異的音樂。

歡迎啊？還是逃去？

我迷茫中遲回的思想。

風聲大了！

海水也猛烈的狂吼！

我更無判斷的聰慧，

而陰影却遮斷了前路。

蘆荻中又重復歌起：

『愚笨的人呀！你的眼睛，未曾清白的睜啟，你的心靈，

也沒曾在一個甜淨的地位。

風聲中吹來的陰影——未來呀！將你縛住！

轉眼

朱自清

轉眼的韶華

霎地又到了黃梅時節。

聽——點點滴滴的江南；

看——倏倏悠悠的天色；

到處找不着一個笑呵。

人間底那角上，

儘冷清清徘徊着他遊子。

熱梅風吹來瀰天漫地的愁，

絮團團擁了他；

他怯怯的心絃們，

春天和暖的太陽光裏，

鼻着的游絲們底姊妹罷；

只輕輕輕輕地彈唱，

彈唱着那

溫柔的四月裏

百花開時，

智慧者用了灌溉羣芳的

如酥的細雨般的調子。

伊們唱道，

「這樣無邊愁海裏浮沉着的，

可怎了得呵！」

伊們憂慮着將來，

正也惆悵着過去。

伊們唱呵：

去年五月，

濕風從海濱吹來，

燕子從北方回去的時候，

他開始了他的旅路。

四年來的老伴，

去去留留，暫離還合的他倆，（二）

今朝分手——今朝分手。

伊儘迴那

臨別的秋波；

喜麼？

嗔麼？

他那裏理會得？

那容他理會得！

他們呢？

新交，舊識的他們，

也賸了面面兒相觀；

只有淡淡的一杯白酒

悄悄地關在他前；

另有微顫的聲浪；

「江南沒熟人哩；

喝了我們的去罷」

他飛眼四面看了，

一聲不響飲了。

他終於上了那旅路。

伊們唱呵：

這正是青年的夏天，

和他攬着手走到江南來了。

觀覷着他的臉兒，

志忑着他的心兒

翹起着，(二)

翹罷。(三)

東西南北那眼光

驚驚詫詫他映他。

他打了幾個寒噤；

頭是一直垂下去了。

他也曾說些什麼，

他們好奇地聽他；

但生客們底語言，

怎能够被融洽呢？

「可厭的！」

從他在江南路上，

初見湖上的輕風

俯着和茸茸綠草裏

隨意開着

沒有名字的小白花們

私語的時候，

他所時時想着，也正怕着的

那將賜給生客們照例的詛咒，

終於被賜給了；

還帶了虐待來了。

可是你該知道，

怎樣是生客們底暴怒呵！

羞——紅了他的臉兒，

血——催了他的心兒；

他掉轉頭了，

他拔步走了；

他說，

他不再來了！

生客底暴怒，

却能從他們心田裏，

喚醒了

那久經睡着的，

不相識者底同情；

他們正都急哩！

狂熱地趕着，

沙聲兒喊着：

「爲甚撇下愛你的我們？

爲甚棄了你愛的朋友？」

他的臉於是酸了，

他的心於是梗了；

他只有留下，

留下在那江南了。



伊們唱呵！

他本是一朵蓓蕾，

是誰掐了他呢？

誰在火光當中

逼着他開了花，

暴露在驕傲的太陽底下呢？

他總只有怯着

等呵！等那灰絮絮的雲帷，

——唉，黑茸茸的夜幕也好——

——遮了太陽底眼睛時，

他才敢躲在樹蔭裏苦笑，

他才敢躲在人背後享樂。

可是不倦的是太陽；

他蒙了臉時終是少呵！

客人們倒真「花」一般愛他；

但他總覺當不起這愛，

他只羞而怕罷！

却也有那無賴的糟踢他，

太陽裏更不免有醜事嘔他；

他又將怎樣惱恨呢？

儘顛顛倒倒够終日，

飄飄泊泊了一年！

他總只算硬掙着罷！

可憐他疲倦的青春呵！

愁呢，重重疊疊加了，

絃呢，顛顛巍巍岔了，

鼻着的，纏着了，

唱着的，默着了。

理不清的現在，

摸不着的將來，

誰可懂得，

誰能說出呢？

況他這隨愁上下的，

在茫茫漠漠裏，

還能有所把握麼？

待順流而下罷，

空辜負了天生的「我」；

待逆流而上呵，

又慙愧着無力的他。

被風吹散了的，

被雨滴碎了的，

只賸有蹣跚，

只賸有徬徨；

天公却儘苦着臉，

不啾不啾地相向——

可是時候了！

這樣莽蕩蕩的世界之中；

到底那裏是他的路呢！

二二六

(一)我在北京讀書四年，每年暑假回家兩月。

(二)趙超音「列祖」足不進觀。

(三)趙香「滯」劍足行。

### 雜詩三首 有序

朱自清

上月二十三日接平伯自杭州來信，說他自創新體，作短詩，并附寄憶游雜詩二篇十四首。我很歡喜這種短詩。從前讀周啟明先生日本的詩歌一文，便已羨慕日本底短歌；當時頗想仿作一回，却因人事牽率，將那心思擱置了。現在讀了平伯所作，不禁又怦然動念；於是就詢了這三首。

我歡喜這種短詩，因為他能將題材表現得更精彩些，更經濟些。周先生論日本底短歌說：「……但他離不

過於敘事，若要描寫一地的景色，一時的情調，却很擅長。」我們主張短詩，正是這個意思，並且也為國普通起見。——因為短詩簡單，永不易近人。可是中國字都是單音；在簡短的詩形裏，要有嗚咽和美的節奏，很不易辦。往往音節太迫促了，不能引起深沈的思念，使人讀着不像一首已完的詩；如「滿城風雨近重陽」之類，查境原可以算完成了，但節奏太急，便像有些站不住腳的，所以終於只能算是長詩底一部分，不成功一首獨立的詩。不過我們說的短詩，並不像日本底短歌，俳句等，要限音數和節數；這裏還有些自由伸縮底餘地。——要創造短歌，俳句等一類東西，自然是辦不到；若說在我們原有詩形外，另作出一種短的詩形，那也許可能罷。這全靠現在詩壇底努力了。至於我這三首，原是嘗試之作，既不能嗚咽和美，也未必平易近人，那是關於我的無力，要請讀者諒解的了。

所謂短詩底「短」，正和短篇小說底「短」一樣；行數底少固然是一個不可缺的元素，而主要的元素却在平伯所謂「集中」，不能集中的，雖短，還不成詩。所謂「集中」，包括意境和音節說。——談到短詩底意境，如前所引周先生底話，自然是「一地的景色」或「一

風沙捲了，  
先驅者遠了！  
無方——還在家裏罷；  
滿街是詛咒啊！  
曇花開到眼前時，

時的情調。」因而短詩底敘事也有寫景，抒情兩種；而抒情為難。正如平伯給我的另一信說：「……因短詩所表現的，只有中心的一點。但這一點從千頭萬緒中間挑選出來，真是極不容易。讀者或以為一兩句耳，何難之有，而不知神思之來，偏不難於千百句而難於一二句。……做寫景短詩，我已頗覺其選擇之難，抒情恐尤難矣；因景尚易把握，情則尤迷離恍惚也。」

三首短詩，却有這樣長的序，未免所謂「像座比石像還大」；可是因為初次發表，有解釋底必要，所以終於累累贅贅地說了。

二二，一一七，上海。

便向伊蟬翼般影子裏  
將憂愁葬了。

二二二，上海。

冬天 有跋

失名

冬天到了，

這些樹葉兒全凍死了。

我今夏在揚州審查小學國文成績，偶然從一本國民學校底文課裏，看到這一句。當時頗歡喜，以為很像日本底俳句，祇有兒童純潔柔美的小心裏，才有這樣輕妙的句子流露。又以為他實兼寫景，抒情之美。後來鈔給平伯看，平伯也以爲佳。

原文無題目，無句讀，也不會分行。現在却用句首二字作題，又加了標點，分兩行寫了，但這都沒大關係。

自濟，二二二，在上海。

追回春罷 (春的西湖十一首之一) 汪靜之

我逛着這S形的草路，

手掠着路旁齊腰高的綠草。

那裏吹着斷斷續續的杜鵑聲？

你不捨青春歸去麼？

煩你來喚住伊麼？

司春之神呀！

你要把一切春化的伊們領回深閨了麼？

那雲邊的小鳥呵！

你飛趕到那裏去啣？

你請追回春罷！

哦！我還要託你去到我的伊那裏呢。

把我的心帶去給伊的啣！

把伊的帶來給我的啣！

一九二一，五，十七，於西子湖。

蕙的風

汪靜之

是那裏吹來

這蕙花的風——

溫馨的蕙花的風？

蕙花深鎖在園裏，

伊滿懷着幽怨。

伊的幽香潛出園外，

去招伊所愛的蝶兒。

雅潔的蝶兒，

薰在蕙風裏：

他陶醉了；

想去尋着伊呢。

他怎尋得到被禁錮的伊呢？

他只迷在伊的風裏，

隱忍着悲慘而甜密的傷心，

醺醺地翩翩地飛着。

一九二〇，九，三，於杭州第一師校。

### 疑問

汪靜之

蝴蝶怎麼會飛呢？

我怎麼不能夠呢？

啊！我也要飛啊！

小鳥怎麼會唱歌呢？

姆媽怎麼不教我唱呢？

啊！我也要唱啊！

花兒怎麼鮮豔可愛呢？

我怎麼不和他一樣呢？  
啊！我要開得像朵花啊！

仁愛的上帝，

你不肯賜給我像賜給他們那些麼？

我正等着那些啊！

望你給我那些罷！

一九二一，十一。

雜詩二首

汪靜之

一  
伊香甜的笑，  
沁入我的心，  
我也想跟伊笑笑啊！

二

衰老的祖母呀，

你爲我新添了幾根白髮了？

禱告

汪靜之

我每夜將睡的時候，

跪向挂在帳上的白蓮圖說：

白蓮姊姊啊，

當我夢裏和我愛人歡會時，

請你吐些清香薰着我倆罷。

二，二一，三，夜，於枕上。

蝴蝶哥哥（兒歌）

汪靜之

蝴蝶哥哥，

你憂愁什麼？

蘭花妹妹等着你，

望你快去看看她，

你去看見她，

必定是笑呵呵！

二，二，三，夜，於枕上。

小詩六首

潘四

一

脚下的小草呵，

你請恕我罷！

你被我蹂躪只一時，

我被人蹂躪是永遠呵！

二，二，三。

二

七葉樹呵，

你穿了紅的衣裳嫁與誰呢？

三

停勻的殘雨，

我靜聽着你，

聽到天明罷！

四

在不可見之故鄉的母親呵，

我叫冷你也聽着麼？

五

我叫了一聲母親，

我底淚就不招自來了！

二，二，三，夜。

六

小溪的水呵，

你緩緩流罷！

待我再添些眼淚寄向故鄉去呵。

二二二三

### 詩人的歡喜

陳南士

午後還市，見一賣銅器小販，手女神韻之，不覺驚喜讚

歎

你能够聽取詩聲，

你便是女神所要尋索的人！

你若爲了一切愁煩，勞苦，

要從伊求得安慰；

我相信伊真能給你的。

詩聲散布市上；

詩聲散布田裏；

詩聲散布工場；

詩聲散布各處。

詩聲超度了各人的靈魂。

這便是詩人的歡喜。

### 走路

陳南士

急促的走了一段路，

熱汗流在額上和鬢邊；

但這並不使我爲難，

不過把一方手帕濕透了。

街上許多人力車夫，

曳着車更急促的往前進；

他們的背上一片汗，

把外面的號衣都漬透了。

勞碌的人們，爲什麼不用帕子，

這樣冰冷的粘着，不覺難過麼？



車上是嬌弱的女人們。  
伊們手裏有美麗的絲帕，  
但伊們不曾捏過熱汗。  
怕是有意備着，擦自己的眼淚的罷！

感謝

吞聲忍氣罷！  
這是我所當感謝的，  
感謝人們底謾罵。

謾罵加到純白的花朵上，  
羞就把他變了紅；  
紅就是至寶呵！  
這是人們底血。

V

G

血兒會沸騰的。  
來榨我底心罷，  
我底心是能跳躍。  
倘是你榨了我底心去檢驗黑白，  
那麼，  
他就立刻跳出來挂在你底眼前。

多少的心，  
是在煙突中烘着呀！  
四周，  
都生出了三角的眼睛，  
祇想汲取鮮紅的血。  
祇想汲取鮮紅的血，  
祇想汲取鮮紅的血。

血是會沸騰的。

沸騰就是至寶呵！

蓬蓬的蒸氣，

將凝結而成鏽呵！

好一個發光體呀！

他能溶化一切：

三角的眼睛，

被薰的人心。

吞聲忍氣罷！

這是我所當感謝的，

感謝人們底謾罵。

一九二一，二，二〇，杭州

雨後

健鵬

荷葉抱着雨珠接吻，

有說不出的戀愛。

祇是風兒作怪，

無端把他們倆吹開。

十年六月。

靜默

郭紹虞

這是深夜的時候了——

但是

有鷄聲，

有蟲聲，

有一步步極勻稱的步聲，

更能聽到一跳一跳心弦顫動的聲音——

宇宙終究是動的宇宙，

終究沒有沈寂的片刻。

但這是何等的靜默啊！

紹興城外底夜色

程 愷

深藍色的天上，

月兒高高地挂着，

白雲一塊一塊地堆着。

四圍青的草色，

翠的山色，

和這綠水，茅屋，古城，偎抱在一起——沈沈地睡着。

好一個秀麗的紹興城外，

那完全給月色籠住了的！

來了龜里纏纏的漿聲，

打碎了幽寂的夜。

只有充滿了美麗的她依舊吻着月光甜蜜地靜睡着。

我要她橫臥於我心的愛泉之旁，

更從那裏湧出一股熱情極誠摯地摟伴着她！

船沿城河徐徐地搖去。

滿岸的樹兒，

遠近的山兒，

朦朦朧朧地都似乎搖晃着他們底身子。

——莫不是愛泉的光昭蘇了她們麼？

青草做褥兒，

黛山做枕兒，

穩睡着這清媚的河水。

月光只儘管射着水面。

漿兒擾醒了河水，

哦，水心碎了！

激起三點五點亮晶晶的浪花，

向着月光訴她們的幽怨。

四月二十日夜間八時至九時。

路

葉紹鈞

一條長路

細屑灰污的沙舖着。

馬托車過時

印出兩條直長的

陰紋的圖案，

行人過時

又印成許多同樣的

簡單的履跡。

一陣風起，

車痕履跡都模糊了。

人生就是這樣了！

二，九，二五。

溫柔之光

西諦

溫柔之光呵——

只在我黑漆漆的心幕外

淡淡地耀着。

灰色之心在『煩悶之淵』中顫動着，

渴望這一線溫柔之光的來臨。

但是溫柔之光呵——

他在我黑漆漆的心幕外

淡淡地耀着。

姊弟之歌

劉延陵

姊姊，

每天下午，

媽媽領着我們大家

在園中頑耍的時候，

我們姊姊妹妹，

弟弟哥哥，

唱的唱，

歌的歌，

這時候爲什麼爺爺總不回來呀？

等到他半夜裏敲門回來，

媽媽和我們大家

又都在床上睡着了。

但是每天下午

媽媽和我們大家

在園中頑耍的時候，

爲什麼爺爺總不回來呀？

唉！

你爲什麼不抬頭看看天上呢？

每天夜裏，

月亮領了一天的星兒出來的時候

金黃的太陽

到那裏去了？

等到他一步一步從東方躡了出來，

天上亮晶晶的媽媽

和她的那些寶寶

不是又到了什麼羅帳似的白雲邊睡着了麼？

唉！

你爲什麼不抬頭看看天上呢？

夕陽與薔薇

劉延陵

①

橙紅的落日

已經要跑到樹梢之下。

他還把半個臉兒露在樹底頂上，  
看住一朵大而白的薔薇。

②

他倆厮守了一天，

有時默默無言地對着，

有時他在上面一步兩步徘徊着，

她在下面吟歎似地搖擺着；

無聲的，雲兒草兒所不能了解的言語

替他倆傳達了多少柔微的悲哀。

如今，他却要離她而去了。

③

他看住她，

一步步向後倒退着跑，

她雪一般的臉上，

籠罩着一層淡淡的黃金，

這是他臨別所贈的愛吻。

④

夜從東方趕來，

他祇得向樹梢之下退去。

樹兒遮住了他的眼光了，

她的臉立刻蒼白得同石膏的造像一般，

簌簌地抖顫起來。

一會兒細碎閃爍的金光

又像篩下的一般落到她底臉上，

他又從樹葉兒的空隙裏看見了她了。

⑤

於是擁護着她的成墳的綠葉

一齊沙沙沙沙地搖擺鼓噪起來。

「哦！」

皇帝這般眷戀我們的后呀！」

### 水手

劉延陵

(一)

月在天上，

船在海上，

他兩隻手捧住面孔

躲在擺舵的黑暗地方。

(二)

他怕見月兒眨眼

海兒微笑

引他看水天接處的故鄉。

但他却終歸想到

石榴花開得鮮明的井旁，

那人兒正架竹子，

晒他的青布衣裳。

### 詩底進化的還原論

俞平伯

I.

我這篇論文分兩部分：第一是概舉我底對於詩的意見，第二是說明什麼叫做詩底進化的還原論。第一部分其實只可算做本題底引論；因為不先說明我底根本文學觀念，便不易明瞭我在本篇中底主旨所在。我在文學上很少統系的研究，本是個外行；但或者正因為是外行，故成見少些也未可知。但粗略錯誤的地方總是不可免的。

我向來不相信詩是批評人生的，更不願說詩是描寫人生和自然的。詩人固不以描寫為長技，但也決不

會只是批評，這些全是立於旁觀者底地位，專用冷靜的頭腦去解剖，比較，判斷，總說一句，他們底地位是外而非內的。至於詩人底態度恰好與之相反。他決不耐只去旁觀，是要同化一切，而又爲一切所同化的。這即是我所謂「人化」。總說一句，詩以人生做他底血肉，不是離去人生，而去批評，或描寫人生的。

若說詩底目的是去表現人生，這已較前說近真了。但還不免有語病；如此說法，好像人生是被詩表現的，而詩還是外乎人生。其實詩是人生表現出來的一部分，並非另有一物，却拿他來表現人生的；故我寧說：『詩是人生底表現。』這不但是詩，可以推之於一切文學，我不過就詩言詩罷了！

詩不但人生底表現，還是自然而然的表現；雖後來有的詩不免存着做的心理，但原始的詩——詩底素質——莫不發乎天籟，無所爲而然的。詩人譬如說話底

喉舌。其實所說的話却並不是喉舌底。康君白情曾說：『要寫詩，不要做詩。』這句話是極可思的，詩人只要能把他人生底聲音，從他個性裏投射出來；這就是他底惟一的，光榮的使命，更不用闖入別的科學底範圍，去僭號稱尊。

藝術底藝術和人生底藝術，這一場惡鬥，現在似乎後者已奏凱歌了。但什麼藝術是屬於純藝術底，什麼是屬於人生底呢？這依然是懸而不決的問題。人人都想「上薦高號」自命爲正統；於是始終還是混戰不休。譬如近代流行的新浪漫派，象徵派；那些作者自以爲是人生底藝術家。但依極端的人生主義作家（如託爾斯泰）底批評，則這類作品依然是藝術底藝術，是真藝術底「左道旁門」。

託爾斯泰底論調，偏激之處恐怕也是有的。但我讀了他底藝術論，（一九二一年共學社譯本）竟感動



很深，覺得他底話大體是真實的。他攻擊現代各新派的藝術，根本反對以美爲鵠的，主張以宗教意識——向善——代之。

我自己想：文學底效用是使人向着善呢，還是感着美呢？呢有許多人，相信文學是超於善惡性而存在的，即有所謂美醜，無所謂善惡。但我仔細思考，頗懷疑於這種主張底合理。我對託氏底議論，最同意的有兩點：(1)美底概念底游移愉快，說了半天，接近我們常識的，不過指着人們所喜悅的。但人們所喜悅的，竟絲毫沒有標準，正應俗語所謂「麻油拌韭菜，各人心裏愛。」(2)藝術品底成就，須耗費無數的金錢，精力，時間。

以這麼大的犧牲，去求那個可望不可即的美，至多不過供少數人底安慰娛樂，真是「得不償失。」我雖不想把這些作品屏之藝術底門外，但已覺得在現今是不需要的，至少也是不甚需要的。在暗漫漫的長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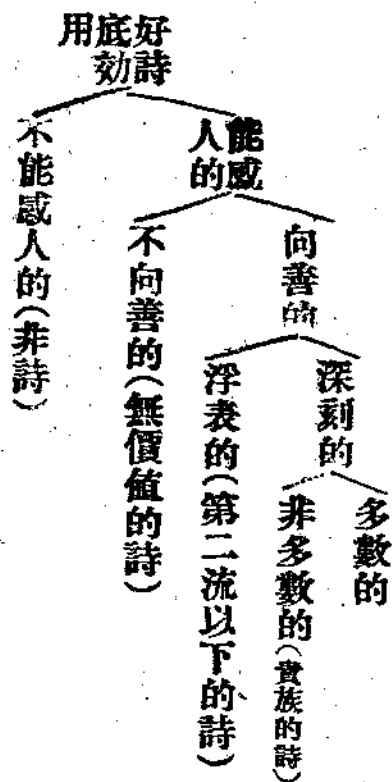
裏，正需要着引導步履的光明，這就是真正的人生底藝術。

我對於詩底概括的意見是：詩是人生底表現，並且還是人生向善的表現。詩底效用是在傳達人間底真摯，自然，而且普遍的情感，而結合人和人底正當關係。感人是詩底第一條件，若只能自感便不算有效的。詩。文學是有社會性的，詩是他底一部分，當然亦是如此。詩並不以自感爲極致，在效用一方面講，自感正爲感人作張本。感人是善。是詩底第二條件。詩材原不限於善的事情，但作者底態度總是向着善的，並且還要使讀者感受之後，和作者發生相同的態度。否則人間有惡底花，倒還不如沒有的好啊！

詩底第三條件是所言者淺所感者深。言淺不但指着使用當代底語言，並且還要安排得明白曉暢。換句話說，我們願意盼望，使詩歌充分受着民衆化。詩是貴

族的這句話，在現今情形底下我是承認的，但我却不敢斷說永遠是如此。關於這一點在第二部分中詳講。至於好詩須感人深切，這很不消多說的。我還覺得真要感人深，非言淺不為功。言詞做了深阻的城府，豈特不能深深感人，將使多數人無所感了。故這兩點是有因果關係的，是一件事底兩面。僅僅是言淺雖不見到定能深切動人，但倒言之，深切動人的詩，十之八九都是言詞淺俗的。

我憑藉己意，把評判好詩底標準，畫為下列之表：



(右表——表示肯定，……表示否定)

總括上表底結果，好的詩底効用是能深刻地感多數人向善的。至於應該使用什麼文詞這是文學上技術底問題，是方法手段，不是鵠的，只要能生一樣的効用；用當代語言好，用死的言語也好，用淺俗的言詞好，即艱深晦澀亦無不好。(在事實自然拘束着，使之不可能。)

再看上表虛線連着的這幾列。不能感人的，簡直不能算詩。不能感人向善的，不算有價值的詩；即不是本身無價值，至少已失了社會底價值。因為這類文藝不是有害，決是無用無用的東西，却使人們担負巨量的耗費，即是消極的有害了。感動只在浮表上，雖不是毫無價值，却價值很低；故我叫他第二流以下的詩。只能感動少數人，雖在一方面看價值很高，却没有普遍的價值，所以我叫他貴族的詩。

真詩人底本領是什麼？是把人生普遍的情感，而自己所曾體驗的，明明白白，委委婉婉，在筆尖下寫出來，去宣揚人世底光，底花，底愛。他總竭他底文學天才，使他底作品人人了解，人人感動；即不能徧於人人，也是大多數識文字的人。若已竭他底才力，而大多數人終究不能了解；他決不肯視為當然的，必歸罪自己底無力，去想一個懺悔的方法，不如此，不成爲第一流的詩人啊！至於或專以解剖刻畫爲能事，或借艱深文其淺陋；這些作品無非讀了使人受些不正當或過度的刺戟，或竟不痛不癢的莫名其妙，雖有文字底儀表，却早已喪失他底靈魂了。

詩中最寶貴的材料是普遍的情感，異常的心靈現象。雖不妨在詩中偶然表現，但其効率決不能如前者底廣大。可惜世人好奇心太甚，把真理顛倒過來了。他們總以爲詩人必有了古古怪怪的「幻想」，「神思」，

方成第一流；却不知道詩人底偉大，並不在他心境底陸離光怪，是在他能叫出人人所要說而苦於說不出的話。我並不說詩人沒有特殊的「幻想」，「神思」，我說真的詩人並不專靠着這個去擅勝場。雖在一時代有如此的現象，但在進化的軌道上，却已將成過去了。

文學家——詩人自然在內——是先驅者，是指導社會的人，但他雖常在社會前頭，却不是社會外面。因爲外社會去指導社會，彷彿引路的人拋棄游客們而獨自行其道，決是不可能的。在社會一方面看，詩人自然是民衆底老師，但他自己却向民間找老師去！

人生是詩底血和肉，但現今底詩，有些離人生很遠，有些只能代表局部的人生。我們應該挽回這個「離魂」的惡徵，使詩國建設在真實普遍的人生上面。我明知道非詩人的我，雖有這個志願，並沒有這個力量，但願朋友們能够如此。我懺悔以前的我底失敗，我渴

望將來的人們底大成功。

「審上怎不發白？」

似乎還有所待呢？」

## II.

詩是貴族的或平民的？這個問題在詩壇上頗不容易解決。周啟明先生他雖承認文學是平民的，而同時又分出通俗文學另成一部。我底朋友康白情先生，他却明認詩是貴族的。我在這裏試試去作一個解答。

無論說詩是怎樣性質，總含有兩層意思：第一指詩底材料限於某社會底生活；第二是指某部分人能了解，賞鑒和創作詩歌。由第一層說，是詩底內容問題；由第二層說，是詩人底資格和詩底傳染性底問題。現在許多作家，自然都否認在第一義下的詩，是貴族的。這一個判斷，我可不必再說。但依第二義，則他們底論調，至少已有部分的默認，詩是貴族的。

我不承認詩必須是貴族的這句話，想讀者從上文已能看出。我要表白我底私見，不得不先把辯論中幾個緊要的「辭」解釋一下。我們第一試問詩底範圍是怎樣？什麼作品算是詩？第二我們要問怎麼樣叫做了解，賞鑒。我覺得詩是貴族的這個判斷底根據，全在乎把這幾個「辭」底意義解得太狹隘了——已狹隘到了離開正確的程度。

我們常常聽人家說，自己也說：「了解，」與「不了解，」  
「能賞鑒，」與「不能賞鑒，」其實這些太籠統了。須知全不能與全能之間，並非空無所有，還有許多間隙的型——部分的了解，賞鑒；這實在比較全有與全無，這兩極端事例，要重要得多。

嚴格講來，絕對的了解和賞鑒，只在作者他自己；再精密一點，在作者下筆構思，成就作品的那一瞬。所以東西詩人們自己說：「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又

說：「我底詩全世界只有兩個人知道——上帝和我自己；但現在我忘懷了，只有上帝知道罷！」

但依這種極端的事例來解釋了解和賞鑒，却大不合理。不全知並非全無所知，不能充分賞鑒，並非充分不能賞鑒；這是很明白的。作者雖竭力表現他底思想底徑路，到了最明白通曉的地位，但終究不能使人人皆知，即使人人皆知亦決不能人人和作者一般的全知；這個事實我極承認。但我却想不到因此可以斷定詩是貴族的這句話。

見仁見智原在乎讀者底眼光和所處之地位；但啟發仁或智底可能性，却應為作品所固有，決非渺不相干的。若作者說了東，讀者覺得是西；作者說了善，讀者覺得是惡；這不是讀者底有精神病，就是作者表現能力底不濟。但一般的讀者決不會全是精神病狂，故這個責任當然在作者底身上。不是他詞不達意就是他

原來沒有真實的態度；這兩個毛病至少須有一個，或者竟兩個都有。

若作者自命為可以見仁見智，而讀者竟無所見；這也無論如何，作者應當負責的。他決不能以愚昧無知歸罪於讀者，而輕輕推卸他底責任。說好的作品，一般讀者不能和作者有同程度的了解，賞鑒，是很不錯。但若說一般讀者雖全不能了解，賞鑒，或在相反的情景下了解，賞鑒；而原來藝術品底價值，依然可以獨立，無條件的存在。這實在是我們懷疑警詫不置。我自己相信，藝術本無絕對的價值可言，只有相對的價值——社會的價值。

再說詳細一點；讀者和作者有異程度的了解，賞鑒，是不足為奇且當然的。但讀者決不得和作者有異性質或方向的了解，賞鑒，或者全無所了解，賞鑒。若然如此，便無異於宣告藝術底破產。藝術本拿來結合人間底

正當關係，指引人們向上的路途。若兩層都不能達到，藝術便失了他底存在；即有了價值也等於零，或者竟等於負號的數目。

至於說一般民衆因缺少藝術底訓練和興味，故不能了解高尚的文藝。這句話底真實也有限制的。託爾斯泰在藝術論上說：「大多數的人一定很明白我們所稱的高尚藝術：如聖經上尋常的故事，福音裏的寓言，民間傳說及故事，和民間歌謠，這些東西他們都很明白。那末爲什麼大多數的人忽然會失去了解我們藝術的高尚作品的能力呢？」（見共學社譯本，123頁）他底話真不錯。他們既已能了解許多第一流文學，爲什麼獨獨不易了解我們現今所流行的作品呢？不是說他們沒有了解，賞鑒底能力，就是說那些文藝是非民衆化的。上邊這層假想，依託爾斯泰底話已不甚十分堅固，文藝作家似乎不應專把這個來自寬自

慰，莫妙於自己反省一下。

藝術和言語本有相似的功用，故了解藝術和了解言語是同樣的光景。言語不以難懂增他底價值——只有得減少——爲什麼藝術以「難懂」做價值增高底標準呢？這種見解實在毫無理由可言？只是一種欺人且自欺的把戲罷了。好的作品並不一定難懂，難懂的也不見得就是好的；在效用一方面講，難懂反是不好的徵象，越難懂便越不好，到染傳性等於零，便藝術底光景也跟着消滅了。

這樣看來，好的詩底社會傳染性必然是很大的。現今所以尚不能一時達到，正因有特殊的困難存在，並不是本來應當如此。現今所有的阻碍，不外下列的幾種：(1)文字底障碍沒有消盡，讀者無從接近詩底內心。(2)教育底効力沒有普及，有許多較複雜的思想，情感，不容易了解。(3)社會制度底不公平，大多數人沒有閒

暇去接近文學(4)詩人底詩，留着貴族性的遺跡，不能充分民衆化；還是少數人底娛樂安慰，不是大多人底需要品。若將來各方面一齊進步，我敢斷言好的詩應都是平民的，且沒有一首不是通俗的。(依周先生底說法)現在底光景不但是歷程底一段落，可以改變，并且還應該，必須去改變。改變走什麼方向呢？到什麼地位呢？我說：要沿着進化底軌道，到詩的本來面目上去。

這已引到「詩」底解釋了。什麼是詩？什麼是詩底本來面目？本是極不易說的。但我們已約略知道現在底流行觀念，已太分明嚴刻了。他們只承認作家底詩爲詩，把民間的作品一律除外。其實歌謠——如農歌，兒歌，民間底艷歌，及雜樣的謠諺——便是原始的詩，未曾經過「化裝遊戲」(Sublimation)的詩；這是凡了解文學史底背景的都知道的。後來詩漸漸特殊化了，貴

族的色彩漸漸濃厚了；於是歌謠底價格跌落，爲「搢紳先生」所不屑道。詩是高不可攀的，歌謠是低不足數的；彷彿他倆各人有各人底形貌。直到近年用白話入詩，方才有一點接近的趨勢？但他倆攜手的時候，還是遠遠得很呢。

我們要知道文學上底分類，都只爲學者研究底便利如此，不是原來就有這些分分明明的區別，更不是永遠如此，不可移易的。就文學一方面看，無論表現在什麼體裁，風格底下，依然不失他們的共相，就是人們底情感和意志。在失了這個最重要的共相，文學底內心便不存在。詩和歌謠在文學史上所以有分底必要，正因爲經過幾千年底變遷，他們已成爲文野劃然的兩物，雖欲強合之而不可能。如我們把那些「香奩體」「西崑體」的詩和農歌兒歌，統在一個名詞底下，是定要驚世駭俗的。其實若按文學底質素看，并找不着詩

和歌謠有什麼區別。不同的只在形貌，真真只在形貌啊！

說詩是抒情的，言志的，歌謠正有一樣的功用；說詩是有音節的，歌謠也有音節；詩有可歌可誦底區別，歌謠也有這個區別。我們細細找去，並找不出一點主要的區分，可以作為分類底標準的；只覺得詩每每搭着紳士底架子，歌謠混着粗野的口吻，如是而已。但這點差異，絲毫不重要，算不得文學底質素。

我不願意把歌謠和詩截然的分開，只把歌謠叫做民間底詩和作家底相對待。這兩種形貌不同的詩，在文學上底短長，很有可以約略說的。作家底詩，有完美的篇章，精當的詞句，細密的描寫解析；但因為如此時常有做作氣，就是佳作也難免的。詩底內容多偏重於形容和想像，情感意志底抒寫雖有些也有獨到之處，但多半不能表現得十分自然，深刻，而又顯明。深刻和

明顯，其實不相妨的，但在作家底詩裏面每每相妨。深刻了，晦澀隨手跟着；明顯了，浮淺又所不免。即以第一流的詩而論，深刻顯明，雙美合一，但決已費了無量數的腦力，在「自然」這個光景底下依然不免欠缺的。若在三方面都能完成無缺，這流作家和他底作品，恐怕都是千萬中尚不能選取一二的。這是何等的難能啊！

但民間底詩則恰處處與之相反。作家以為難能的，而民衆偏不覺有什麼難能；作家所優為的，而民衆又往往望塵莫及。完美的篇章竟很少很少，好句每每和惡俗不堪的夾在一起，除掉很短的以外，凡成篇的多少要露出一點馬脚來。即描寫刻畫處亦每每粗忽，且每每不切當，彷彿嘴唇不對馬嘴似的；但偶然有一兩處，貌平凡而竟超乎平凡，竟文人為之驚嘆。詩底內容只寫原始的意志情感，很少古怪的形容和想像，故作風每每平凡而且真實。他們做詩底態度，只知有什麼



話說什麼話，要怎樣說便怎樣說，直寫胸中底情懷了，無所謂拘束依傍；好的地方竟能表現得深刻明顯而且自然，即不好的地方，亦總是明明白白直直落落，沒有什麼扭捏遮掩，不可見人的地方。其所以能如此，正因他們自命爲粗人，不自命爲詩人，存着「我是做詩」這個念頭來做詩，好就好，不好就壞了，有什麼大要緊呢！這種可寶貴的特質，爲一切民間文學所共通的；雖全璧很少，幾至於是絕無的。但古人說得好：「美惡不嫌同辭，瑕瑜不妨互見。」只要有一句，兩三句——實在再多下去，我們將無以容身了——已使謔詩的人們，紅着臉開口不得。這是什麼原因呢？我武繼一句，藝術本來是平民的。

社會上還流行着一種奇謬的見解，我在這裏要以攻擊的。他們以爲從事文藝，必先明白修詞學，且必須把文藝當作專門的職業。其實這兩層都是錯誤的。

修詞底方法雖可以促進作者底技巧，但決不是一切第一流文學底創造都先得經過修詞這步工夫。不假修飾的作品，才是文學底靈魂，我無以名之，名曰文學底質素。就是一切裝點飽滿的文學，只要是真好的，必含有這個質素在內。修詞譬如裝飾，質素譬如美人；美人獨立存在，不失爲裸體的美人；裝飾若離開了人，便成爲玻璃窗裏底貨物了。「她底天真偏被濃脂淡粉，層層疊疊遮遮掩掩，她是怎樣？究竟怎樣？我不知道。」

總括上邊所說，作家的詩是在文學底質素以外，加上有意的修詞工夫的。民間底詩則大半赤裸裸地，即有修飾底意味，也只是偶合，非有意如此的。我們若屢棄後者於詩國領土以外，便無異自棄寶藏。所以我願意把詩解作廣義的，就是包有民間底作品在內。

若使作狹義解，詩自然不是人人能了解，賞鑒，更不是人人能做的。若依我這般解釋，在實際上雖不見人

人能做詩，但人人至少都有做詩人底可能性。故依我底揣測，將來專家的詩人必漸漸地少了，且漸漸不爲社會所推崇；民間底非專業的詩人，必應着需要而興起。情感底花，倘人間若有光明，若人們向着進化底路途，必要爛漫到全人類底社會上，而實現詩國底「德模克拉西」。所以他們相信文藝始終應爲一種專門的職業，是迷誤於現在底特殊狀況，却忘了將來底正當趨勢。

說到人人有做詩人底可能這句話，自然有許多人懷疑，但這無非因爲他們被習俗的見解拘束住了。譬如我說將來的農夫會做韓愈底南山，這固然使人不信，然退一步說他們會做現代底詩，也使人依然不能確信。但詩底釋義既不應如此狹小，且詩體又是常常變遷。我們用白話入詩已是一變了，安知將來不會有二變三變呢？若說二變三變之後，詩底體裁風格還

和現在一般的，這又有什麼憑據呢？若在反面倒還可以證明，因爲變即是有差異，一點差異都沒有，便根本上無所謂變遷。有人能斷言詩底形式和精神是不變的嗎？若然不能，則爲什麼詩國定不能建設在民衆底基礎上？

做首詩原不是大不了的事情，儘可以「卑之無甚高論」。古人說得好：『詩言志。』又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志是人人有的，言志這件事爲什麼這樣艱難，這樣貴重？這真使我不懂得很。至於表現能力底差別，天才總是領着，常人總是跟着，這種現象由過去大約可以推之將來；但並不能因此把做詩這件事爲天才底專利品，不許常人去染指。況且將來底教育，必趨重於人格底平均發展和完成，不專去陶冶特異的人才。即使假定天才在社會上底位置價值，永遠不會跌落；第一流的詩雖不能人人都做，但安見第二流的詩人

人不能做，並且什麼是第一流，什麼是第二流，也不過隨着批評文學者底喜歡。我們常常把自己底，或和自己作風相近的作品，當作第一流；而把人家底，不同派底作品，當作第二流以下。這種偏見是否合理，是個大大的疑問。我個人反省的時候，深覺得這種拒人千里之外的態度是大謬的，即說客氣一點也總是野蠻的。在這個時候，詩國還守着一「閉關主義」實在可笑又可恥得很！

我們可以知道，即以現今情形，一般人並非絕對的不能了解，賞鑒，和做詩；到將來——近的或者遠的——民衆底接近詩底程度更將漸漸擴大直到泯滅了詩人和常人底分別。無論在那一種意義底下，我們怎麼能說詩是貴族的呢？

故我深信詩不但是在第一意義底下是平民的，即在第二意義底下也應當是平民的。我不承認周啟明

先生所主張的平民文學和通俗文學底區別。我以為凡詩能以平民底生活做題材的，除例外情形不計外，當然大部分應為平民所了解。平民的詩和通俗的詩根本上是二而一的，不過同義異音形兩個名詞罷了。

至於白情底主張，我更不能贊成。白情在新詩底我見一文上說：『平民的詩是理想，是主義；而詩是貴族的，却是事實，是真理。』他這話使我很懷疑。他既承認詩是貴族的這句判斷是事實，是真理，如何能同時保持他底非事實的理想，非真理的主義呢？且他又不承認這事實底可以改變有很大的可能性，所以說：『據過去，推將來，詩又有十之八九是貴族的。』這更使我不能了解他底意思。

他在那文中所列舉的理有下列的幾個：(1)他說：『我們正役心於人生底奮鬥，必不能作詩。……大多數，大多數的人是終日奮鬥的。』作詩必在閒暇的時候，

這是當然的，但奮鬥和詩並不見絕對不相容納。白情自己也終日積極的奮鬥，爲什麼能做很好的詩呢？我以爲正當奮鬥的時候，雖不能同時去吟詩；但只要奮鬥稍有閒暇，詩神依然會來敲門的。這層意思想白情也是同意的。他不說嗎！『伏羲以佃以魚，作網罟之歌，恐怕也是要曬網底時候才能作的。』這是很妙，且大概或然的揣想。如伏羲正在打魚，忽然作起歌來，魚大約都要跑的。但伏羲既又佃又漁，的確是終日奮鬥，爲什麼他一曬網稍有閒暇就能做詩？若說伏羲是個帝王，但古來勞人思婦都能做詩，（如詩都風擊鼓一篇，明是生活辛勞的人自歎之詞。）這個事實想大家可以承認。

(2) 白情說：『審美觀念底起，也必得當人生底靜觀底時候。』這個光景在我們是確如此，但未見爲一般人們所共通。我寧以向善爲藝術底鵠的，前面已經

說到一點；這和白情底根本信念不同，這裏暫不必講。就審美論審美，他所謂『我們正役心人生底奮鬥，必不能作藝術底鑑賞。』我覺得他這樣說法，是把藝術和人生底生活底努力分開了；且把鑑賞藝術底美，祇爲閒暇人底專利品。白情還舉西湖底船家不能賞鑑西湖爲證，其實西湖底船家底不能賞鑑湖光山色，未必就是因爲『沒閒暇』，實在因爲太習熟了，不易感動情感。譬如我初到西湖，感受的印象是很明活的，但住了一年半，有時看西湖也覺很平淡無奇；這也能說我底賞鑒力底薄弱，是由於沒有閒暇嗎？而且他所舉的例是否爲他親身底經驗，我不得知。我只在湖上問過船家一次，却得了很意外的結果。我以前和白情有相同的信念，但所據的前提不同。（白情以爲他們沒閒暇，我以爲他們太習熟了。）一九二一年夏天，我同我底妹妹清早去游湖，無意的和船家閒談，因爲他

年紀已半老了，是很嘮叨的。我問他：『你天天在湖上搖船，覺得西湖好嗎？』當時我懸想的，正和白情一樣，他必然「不是！不是！」這樣說。但他偏不如我倆底意；他說：『西湖那裏看得厭呢！』這是確實的事例，白情聽了或不疑我底杜撰。我也明知我所碰着的大約是個例外；但只一個例外，已足破白情底說。終日勞動的人，並不見得一點審美觀念沒有，這無論如何已經證實的了。

(3) 他說：『我們不能使大多數的人都得詩底享樂，足證詩底效用又是貴族的了。』大多數人並非全無得詩底享樂底可能，我在上文說了再三。我想，現在底不能使大多數人享樂藝術，正是大大的缺憾，我們應該設法去彌補他，不當推諉為當然，借詩是貴族的這句話以自文自己底過失。我們應該去努力去打破文字語言底障礙，建設合理的社會制度，促進人生文學

底高潮；如各方面都做到了，而詩依然不能使多數人了解，我們再斷定詩是貴族的這個判斷也未見得晚。現在呢，即如此斷言，未免太早些了。總之詩底不能普及民衆，可以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詩本來是貴族的；還有一個原因現在流行底詩是貴族的。我們底詩既不能代表詩底全體，亦不能擅斷為第一流；那麼，我們底詩雖是貴族的，但詩底本體未必跟着也是貴族的。我們正當的態度是明認自己才力底薄弱，不能把自己詩中貴族的色彩投射到一切詩的——詩底本體上去。

(4) 白情最後說：『社會是進化；但詩也是進化的。……我們沒有法子齊自然的不平等；……詩又有十之八九是貴族的了。』我們誠然無法去齊自然底不平等，但我們却未始不可減少自然底不平等底程度。若使一切都跟着自然，束手去悠游着，便將根本上喪失

文化底光暈了。至於他因這個前提去斷定詩十之八九是貴族的，也不甚妥貼。自然底不平等，豈獨在詩國裏，差不多無處不表現着；若依白情這麼說，竟可以斷定世界上凡平民的事業都永無實現底可能性，充其量言之，至多亦不過有十之一二罷了。「德謨克拉西」在人間世上竟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三神山，白情他滿意於這一說嗎？詩國裏有天才是一件事，詩是貴族性又是一件事。人人不能做一式一樣的好詩；但並不是人人不能做詩，也並不是好詩不許人人都懂，人人都懂了便不是好詩。總之，詩和好詩不同，則作和感受不同。詩國裏底有天才和詩是貴族的，意義不同。

我分解白情底誤解，不外三點：(1)他把審美和人生底奮鬥太分開了，幾乎絕對不相容似的。其實在奮鬥中雖不能做詩，不奮鬥亦不能做詩——人生的詩——做詩應在奮鬥底閒暇中間。(2)他彷彿默認現今社

會制度底不能改變。白情他平素很有改造社會底決心，我是深知的；但在新詩底我見這一段文章裏，實在使我不解得很。他是否以為有了終日底閒暇才能做詩，想決不是的。既不如此，現在底大多數人雖太辛苦了，在非人底生活中間，但安見社會改造以後，大多數人還是一般的忙迫，還是沒有一點閒暇，去創作，享受藝術品呢？(3)他底詩底釋義是太形式了，把民間底作品都除外了。他還犯了我上節所說，把部分現象投射到全體這個毛病。總上三層，所以他明認他自己底理想，主義——平民的詩——只可慰藉我們底感情，換言之，他自認為一種幻夢，並無實現底可能性。至於我底態度則和他不同。凡一切理想，主義，必有實現底可能性，和事實真理不相違反，方能支持着；否則便是幻想，我們應當排斥的。

我再申述我自己底主張，以結本篇。現今底文藝的

確是貴族的，但這個事實不但可以改變，而且應當改變。因為文藝漸漸的「特殊化」已超過了適當的分際，向着衰落底路途了。在詩中這個徵象尤其明顯。我們所要問的，不僅僅「是什麼？」且要問「應該是什麼？」對於不正當的趨勢，只有反抗，沒有依從。我們應當竭我們所有底力，去破壞特殊階級底藝術，而建設全人類底藝術。至於什麼時候實現，這不是人們所應當問的。

至於怎樣去實現這個計畫，大體不外乎兩方面：(1) 制度底改造，使社會安穩建設在民衆底基礎上面。有了什麼社會，才有什麼文學，在少數專政的社會內，去實現平民的文學，要比沙上造屋還難，雖有幾個民衆底文學家，也不濟什麼事。到社會改造以後，一般人的生活可以改善，有暇去接近藝術了；教育充分普及了，掃去思想和文字底障礙；文學家自己也是個勞動者，

當然能充分表現出平民的生活，不像現在底隔膜生疏了。但這一層須大家努力去做，不是幾個文人就能輕輕容易達到的。(2) 文學底改造，這正是文人底專責，我們只知道依着能做的去做，有一點便做一點，不必等大事情再來動手。文學是指導人們底行爲的，文學底改造，也可以影響到社會底改造上去。社會改造了，自然文學沒有不跟着的，但文學未始不可先社會而改造，不必去「守株待兔」。古人說「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我們也正有這種感想。

就詩說詩，新詩不但是材料須採取平民底生活，民間底傳說，故事，并且風格也要是平民的才好。風格底改變是很難的事，但我們如要做詩，便不得畏難而不努力。我們怎樣去努力呢？最容易的自然去「模倣」去吸收民間文學底靈魂，但只是模倣，吸收，還是間接的「取之於人」，不是直接的「出之自我」，還是蹈人

家底腳跡。不是自己去開疆闢土。我們要做平民的詩。最要學的是實現平民的生活；若不如此，雖有極好的天才也只會成爲第二流以下的詩，深刻，普遍，自然這三種光景，決不能完全在他詩中呈露出來。泗水的，到水裏去學；殺人的，到鎗砲堆裏去學；喜歡做詩的，必得到民間去學啊！

我底大意，平民性是詩底主要素質，貴族的色彩是後來加上去的，太濃厚了有礙於詩底普遍性。故我們應該另取一個方向，去「還淳反樸」把詩底本來面目，從脂粉堆裏顯露出來。我以為不但將來底詩應當是平民的，原始的詩本來是平民的，即現今帶貴族性的好詩，亦都含有平民的質素在內，不過遮住了所以不見。詩人並不勞什麼神力，去關什麼「新邦」，只是一番披荆掃棘底工夫罷了。

從胡適之先生主張用白話來做詩，已實行了還原

底第一步；現在及將來的詩人們，如能推翻詩底王國，恢復詩底共和國，這便是更進一步的還原了。我個主張爲詩底還原論。

但詩底還原，並不是兜圈子一樣，絲毫沒有進步的。詩底還原，便是詩底進化底先聲。若不還原，決不能真的進化，只在形貌上去改變；或者骨子裏反有衰老的徵象。大家只知注意形貌，素質漸漸的淡薄了。詩到失了素質，和人失了內心一樣；這個光景就是「詩國底覆亡」。我們要想救這危難，只有鼓吹詩底素質底進化；但那些金枷玉鎖，使詩底素質深深地理藏着。所以我們第一步必要打破枷和鎖，大大的解放，即是詩底形貌底還原。還原是進化底先決條件，進化是還原以後所生的新氣象。我們所以主張詩的還原論，正因為要謀詩底真的進化，不是變把戲樣的進化。我從前有一篇論文叫做詩底自由和普遍（新潮三卷一號）



詩底素質是進化的，故是自由的，詩底形貌是還原的，故是普遍的。

我不滿意於兜圈子的詩底還原論，和變把戲的詩底進化論；我願意叫他詩底進化的還原論，或還原以後的進化論。

「吾心歸來呀！

從人間歸來！」

一九二一，十二月二十八，杭州城頭巷。

### 兒童的世界（兒童詩） 周作人譯

日本 柳澤健 原著

兒童是未長成的大人麼，還是同大人有別，獨自住於別個世界裏的麼——這個問題從學問上講來，可以說是已有定論了。即如那刑法學者列斯忒非議加於兒童的刑罰，以為兒童佔有着獨自的世界，因此將

加於大人的刑罰等，照樣的加於兒童，不是合理的議論；這一件事也可以當作「上邊所說的」定論的一個表現。

兒童決不是未成熟未長成的大人，正如女人不是未成熟未長成的男人一樣。兒童與大人，恰似女人與男人的關係，立於相對的地位。他們各自佔有着別個的獨自的世界。這個世界裏自然有或一程度的相互理解之可能性，但或一程度的理解之不可能，確也存。在彷彿男女之間有不絕的謎一般，在兒童與大人之間，也存着不絕的謎。

我曾在高島米峯或是這一類的人的書裏，看見一節話。在東京的一個小學校裏通學的兒童，有一天從學校回家，急忙的很正經的告訴父母道，「今天登了富士山來了。」從這個實例想起來，倘若依了大人的世界的判斷，這個兒童確是說了可恥的謊話了；但是

——原書的著者也這樣說——兒童決不將這句話當做謊話。兒童在他的確信裏，確是登了富士山了。在兒童的世界裏，東京小學校通學的途中攀登富士山的事，決不成爲可能或不可能的問題。這兩個世界的差異，——或是謎，——實在是這樣的根本的。「不同的」。

今年二月中旬，在姬路左近加古川鎮當小學教師的糟谷信司君，特地來訪我，又將他的學生們所作的許多詩歌拿來給我看。我一面聽着他的說明，將詩一篇一篇的讀下去。在素樸，或真情流露，或天真爛漫等的意味以外，我的心裏覺得有一種大人所沒有的世界的情景，很明顯的現出來了。這許多的詩與歌，真是兒童的世界裏所獨具的色彩，音響與光線。我從這裏邊且抽出幾首來——

雨

今天早上天陰了，雨下了。

纔下了，雨又停住在松樹上邊，

閃閃的落了下去，

一剎間，「鑽到」沙裏邊去了。

掘起來看時，——

什麼都沒有。

夢

晚上做了一個夢，海燕呀，

深紅的腳的海燕。

或者來了罷，沙山外

出去看時，只是風呀，

只是拂林的風，

純青的，純青的

只是冬天的天空。

金邊眼鏡

金呵金呵，發光的金邊眼鏡，

什麼人戴了，

都會發光，

金呵金呵，

發光的金邊眼鏡。

嬰兒

從肚皮裏嘆的「落地」

嗚，嗚，嗚。

乳汁什麼，

想喝一口呀！

羅衡

被掛在屋檐下，

孤另另的，

羅衡，寂寞的晒干羅衡。

明天以後

要變成小菜了。

冰

冰呵冰呵，冷哪！

我的身體是溫的，

我的身體是白的，

你的身體裏有垃圾。

雨天

雨接連的下，

不斷的接連的下，

只是雨下着，

晴天總不來。

這些詩都是初等小學三四年級的兒童所作。我們傾聽着這些純真之聲的時候，不由的感到一種近於虔敬之念的深的感動，覺得在大人的世界裏所不能有的美與力，正從那里放射出來。

許多的人現在將不復躊躇，承認女人與男人的世界的差異，又承認將長久隸屬於男人治下的女人解放出來，使返於伊們本然的地位，是最重要的文化運動之一。但是這件事，對於兒童豈不也是一樣應該做的麼？近代的文明實在只是從女人除外的男人的世界所成立，而這男人的世界又只是從兒童除外的大人的世界所成立的。

現在這古文明正放在試鍊之上了。女人的解放與兒童的解放——這二重的解放，豈不是非從試鍊之中產生出來不可麼？

大人的世界與兒童的世界的對立，從這事實說來，大人在本質上不能再還原為兒童，是當然的了。所以如北原白秋說明他作童謠時的用心，說完全變成了兒童的心而作歌這樣的話，也只可看作一種綺語罷了。大人所見的兒童的世界，必不會是兒童所見的兒

童的世界。這樣的純粹的兒童的事情，只一切交與兒童的叡智與靈性便好了；大人沒有闖入其間的必要，也沒有這個資格。大人對於兒童應做的事，並不是去完全變成兒童，却在於生出在兒童的世界與大人的世界的那邊的「第三之世界」。

童謠，與一切的別的詩一樣，有生出那邊的世界的責務。如不能感到這個責務，童謠這樣的東西，不能說是以藝術家自任的人們的所可染指的工作。

這一篇是從論文集現代的詩與詩人(1900)中譯出

的，題下原注論「童謠」一行小字，但他實在只說詩人

的童謠，未及童謠的全體。大抵在兒童文學上有兩種

方向不同的錯誤，一是太教育的，即偏於教訓，一是太

藝術的，即偏於玄美，教育家的主張多屬前者，詩人多

屬後者；其實兩者都是不對，因為他們都不承認兒童

的世界。這篇小文裏很有許多精實的話，可以供欲做

兒歌者參攷。柳澤生於一八八八年，原是法學士，但又

是一個詩人。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附記。

### 蔭思飛林的住持（一個吉爾奈（一）的傳說）

愛爾蘭 威廉愛靈亥姆 原著

王統照譯

蔭思飛林的住持，睡醒在破曉以前，

在零露的落葉下他前往祈禱。

綠島之湖，是平靜而深黑。

綠繞在煙霧靜默的羣山全睡。

住持攷耳瑪低低下跪，正當那晨光朦朧而蒼白。

他的神聖職務的祈禱，他誠心低言。

住持攷耳瑪低低下跪，那裏的晨光，已漸漸變成紅色。

他是一個莊嚴的祈禱者，因為他的聖潔的赦罪。

神聖的攷耳瑪低低下跪，那裏的晨光，是醒却而清白。

他用真愛的善心祈禱，由於他的寺院的兄弟的親愛！

他低低地下跪，祝福，那時的晨光，已變為明亮。

他因為愛爾蘭作最大的祈禱者，用了他完全的力量。

善良的老父，低低下跪，那時的日光開始衝出。

他因為所有的人們，作最大的祈禱者，發自他的中心！

他的快樂，是在天堂裏，然經過的，他却是呼吸的人。

他是脫離了時間的管制，好久啊他方離起。

蔭思飛林的住持，方舉起足：

便聽見一個小鳥的歌聲，且是啊歌得甜美！

牠在有刺的灌木上，唱着，是個雪白的鳥。

滿浮看愉快之歌，他前此永沒會聽得。

牠在榛樹上唱；牠唱在一個針刺上，

他從沒聽見過這種音樂，在這時以前所生出。

牠在無花果上唱；牠唱在荊棘上，

住持隨着歌子傾聽去，永不會有疲憊！

到後來他願意是去思想他，更不再留了！

所以他爲白色能歌的小鳥祝福，並且快樂的歸去！

但當他回到寺院時，却發見一個驚奇驚奇的變化。

他看見沒有一個友善的面容，因各個的面容，都很奇異！

這些奇異的人們，都向他言說，他從每個人聽出。

是些撒遜許（二）的外國人的舌音，全不是愛爾蘭的言辭。

「你穿着烏格司坦（三）的衣服，是誰給你？」

「我穿了登可司坦的衣服，並且玖瑪來是我的名字。

以上帝的榮幸，我是這個良好寺院的住持。

在破曉時：我往去祈禱，當我的祈禱者，是這樣說。

我傾聽了片時的小鳥的歌聲，在我頭上。」

這羣僧侶向他回答：「兩千年前的光陰，已經過去。」

所以我們的住持玖瑪來，經過這個門，永遠沒有什麼

聽到。

現在是我們的住持，並且二千歲已經去遠。

愛爾蘭主人的客，我們住在此中，是不幸的日子。

「光陰來復去！」他說：「世界會逝去！

天堂中一日，是千載；千載爲一日。」

他說：「現在請給我一個赦罪！因我的時間已來。」

他們便給他一個赦罪，就在即刻。

然後閉上了外面的窗子，而甜美的歌聲，他們都聽得。

所以在世界上，開始被那一個鳥來喚起。

僧侶們向外看的小鳥，他的羽翼，清淨而皓白。

在這一霎時中，除了牠；更看見其他的一個白鳥。

牠們共唱着，翱翔起牠們的羽翼，便行飛去。

高入雲霄，看不見了，而善良的老人，也目死去！

他們火葬了他快樂的身體，在湖與綠草地相接之處，一個雕刻的十字架，在其首上，一棵多刺的灌木，在其足上。

那裏展開了美麗的湖水，或有雲彩的天色，可去歡樂！而吉蘭奈紫色的山峯，却從最古的叢林中升起。

(一)吉蘭奈 Killarney 是一個城，在愛爾蘭，靠近吉蘭奈湖。此湖為愛爾蘭大湖之一，且以風景之優美著名。

(二)按撒遜許 Sassenach 為屬於撒克遜血統的人民，即英吉利人與蘇格蘭之低地方之人民，與愛爾蘭非屬一族的。

(三)Augustus Caesar 蓋可司愷撒為羅馬皇帝之一。此處所用 Augustine 指如其時之舌音，表示出非為愛爾蘭的言語。

### 微光之聲

愛爾蘭 威廉愛靈亥姆 原著

王統照 譯

現在正當茫昧的生物

在旋轉的地球的陰影中，催睡的時候。

天堂與地獄，從不可見的路口上

呼吸着愉樂；與鬼一般的恐怖！

我聽見的聲音；

我聽見奇異之聲，疾飛呼喊。

波動在陰沈的欣幸上，——

「來！讓我們去！因為夜色落下。

來！讓我們去！因為白天已過。」

他們是快樂的隊伍，現在已分開了嗎？

飛行的希望，更不能多為延宕？

保護者的精神，已生疲倦的心嗎？





一個池上有四隻鴨。

一片綠色的岸，在池的前面。

白雲飛行，

在春天上。

什麼是小的事情，

因為年光的記憶。

去記憶同着泪痕！

愛爾蘭的文學，不但在近代與世界各民族的文學中，是一種異流；即在以上的年代，他們的文藝品，也是完全爲色勒族的思想的結晶。自從愛爾蘭歸屬於英人的治下，以民族的不同，直到現在，仍然是不相融洽。他們的文學，有一派從單純而易使感動的文字中，敘出對於被追壓之下而努力與慘痛的呼聲。一派則寄思纏綿，而間接以烘托出他們愛愛自己民族的願望來。前者如以上數詩；而後者則如山香基及夏芝諸人近代的著作。

以上幾首詩，是夏芝 Yeats 的選本中的。他這個選本，

叫作愛爾蘭的韻文集，其中包含的作家很多，從高爾

斯密士，Oliver Goldsmith 到塞葛兒遜 Dora Sig-

erson 止，凡包得數十個詩家的詩。他所選的，也絕不

拘在一類，或都是在同一風格之下的著作。威廉愛登

亥姆 William Allingham 生於一八二四，卒於一

八八九。

## 二部曲

烏克蘭 繁特科微支 原著

沈雁冰譯

56

一 神聖的前夕

鐘聲叮叮，叮！

全城照耀着光明，

如天上的眩目的光明。

甚至營房裏也有鐘聲反應，

雖然那裏面一切是黑而靜。

獨有一個兵立在光明的一線裏；

他憂鬱地憑倚着一根柱，

好像這就是他的棺材。

他舉起帶淚的眼向天，

好像他要祈禱，對着這些星；

他覺得他們很燦爛的耀着

猶如他的美麗而快樂的家庭。

莫說他無所繫牽呵，

不然，怎的他心裏如此沮喪而憂悶？

我怎能知道……我不敢向他問……

看他的眉頭常是鎖得怎樣的緊——

誰知道什麼事使這兵的心不安寧？

## 二 在教堂裏

上帝的家裏愁慘而靜，

冷靜占據了一切而且正占據在這裏。

只有老年的牧師念着一本書裏的祈禱；

一支孤另另的蠟燭很快的燒盡。

牆頭的黃金的神像

楞着眼向下看他們。

而在那階石上，在那冷的階砌上，

哦！這是什麼東西？

一個年青的死了的兵，臥在棺材裏，

沒有姊妹們舉哀，也沒有母親悲慟而昏暈，

只有一支燭滴下他的蠟淚，

金像楞楞地看着，

牧師替死者祈禱，

這無親屬的死者要求最後的親吻；

但是沒有人去親他的吻，而且沒有人願意。

黑的棺蓋釘上了；蠟燭融下，熄滅了。

「沒有姊妹們舉哀，也沒有母親悲慟而昏暈。」

這是一個兵，一個無親屬的光棍——

那麼有誰該爲他而傷心？

葉特科微支 (Fedkovich 1834—1888) 烏克蘭地方

已死方言羅塞尼文字的大作家。少年時曾服軍役多年。他的作品大都是理想的，富於抒情詩的美，雖然體裁是民歌的。他和烏克蘭其餘的詩人一樣，愛和平，愛自然，反對軍營的非人的生活。





金 屬 版 精 印 名 人 真 蹟

近人習字。大率臨摹碑帖。然碑帖經刻工之手。較之真蹟。已貌似而神離。至翻刻者。並貌似亦不可得矣。古人以臨摹真蹟為習字之秘訣。良有以也。本局搜羅元明清名人真蹟多種。用金屬版精印。本國紙張。大本雅式裝訂。臨池參考。得益非淺。

趙文敏(孟頫)	妙嚴寺記楷書真蹟	一册	五角
文待詔(徵明)	滕王閣序真蹟	一册	二角
祝枝山(允明)	赤壁賦真蹟	一册	三角五分
孫雪居(克弘)	行楷真蹟	一册	二角五分
王虛舟(澍)	隸書千字文真蹟	一册	三角五分
王虛舟(澍)	隸書真蹟	一册	六角
王虛舟(澍)	隸書真蹟	一册	六角
翁覃溪(方綱)	邱墓表真蹟	一册	二角
翁覃溪(方綱)	杏林雅集圖記真蹟	一册	二角
劉石菴(塘)	行楷四種真蹟	一册	四角五分
梁山舟(同書)	祭弟文真蹟	一册	三角五分
王夢樓(文治)	顏氏壽序真蹟	一册	一元
錢南園(澧)	正氣歌真蹟	一册	六角
陳曼生(鴻壽)	許大夫誌真蹟	一册	三角
王揚甫(芑孫)	夫婦真蹟	一册	三角
曹墨琴(貞秀)	婦真蹟	一册	三角
包慎伯(世臣)	論書詩真蹟	一册	二角五分
高爽泉(壘)	楷書兩種真蹟	一册	三角五分
戴文節(熙)	百字箴真蹟	一册	二角五分
戴文節(熙)	行楷三種真蹟	一册	三角
吳清卿(大澂)	臨摹器款識真蹟	一册	六角五分
楊濂叟(沂孫)	家書詩經真蹟	一册	五角
翁松禪相國(同蘇)	尺牘真蹟	一册	六角